

後漢書

黨錮

四十一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董卓傳

范曄 後漢書七十二

董卓字仲穎

卓列傳曰卓父君雅為潁川輪

是字叔穎。劉攽曰按注言卓與弟是生穎川明當作穎隴西臨洮人也

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

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

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十餘

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為列兵馬掾常



徵守塞下說文曰徵巡也前書曰仲虺巡

卓督力過入雙帶兩韃左右馳射以方音曰呀

之服載弓謂之韃左氏傳云右屬橐韃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

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

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

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為攻者雖已乃

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城戍已校尉坐

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

中東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

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群盜反

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

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

人邊章韓遂獻帝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王

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

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千人金

城亂懿出國等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

允等龍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名以為賊

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故為遂允改

為章懿勸約使往也字當作往字東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

侵逼園陵託謀宦官為名詔以卓為中郎將
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
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
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表宏漢記曰滂字公
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短當推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
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
武功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
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

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
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
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

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

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

吳志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

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

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

定也慎不從升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

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温時

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

縣屬天水郡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

於所度水中偽立隄以為捕魚而潛從隄下

過軍續漢書隄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比賊追之決水已

深不得度時眾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

扶風封黎鄉侯邑千戶黎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郃音

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温為太

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温其冬徵温還京師韓

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

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

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畧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

馬騰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亦擁兵反叛

又漢陽王國自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共

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眾寇掠三輔五年圍

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

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

閻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使督統

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

諸部忠取為衆所脅感患病死遂等稍爭權
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徙六年徵卓
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
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前書音
廩食也古者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
名廩為牢荒胡敵腸狗態言荒胡心腸敵惡情態如狗
也續漢書敕作慙方言云慙惡也郭璞曰慙慙急性也
慙音芳別反慙音芳于反臣不能禁止輒將
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朝廷不能制
頗以為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為并州牧

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
謀及無壯士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
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
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
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
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
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並猶曰中
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
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捨
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不如絕薪止火而已
潰癰雖痛勝於肉食昔

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傳曰晉趙

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以叛

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

言之無君命也○劉敞曰注荀寅與士吉射

者曷為君側之惡人按公羊當更有荀寅士

吉射五字下又更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鳴

須有者也二字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典

鼓者聲其罪也張讓等惰慢天常擅操王命父

子兄弟並擄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

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使變氣上蒸妖賊

起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虜

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

侍段珪等山陽公載記劫少帝及陳留王夜

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

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

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

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為

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

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

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晡夜潛出軍

近營明旦乃大陳旗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
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
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
其衆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為人麤畧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前
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
代之魏志曰以久不雨策免漢官儀曰弘字子高安衆人因集議廢立
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
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
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

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也曰昔
霍光定策延年案劔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
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
光召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案劔曰群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尚書
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太丁子也尚書曰太
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也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
事昌邑王九所徵發一千一百二十七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
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
群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

帝在喪無入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

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太后靈

何皇 躡迫永樂太后孝仁董皇后 至今憂死

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

莫大焉 遷於永安宮遂以弒崩卓遷太尉領前

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傳音直

今岐列縣 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鈇鑕

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

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

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為池陽君置

丞令劉放曰案漢書內皆 是時洛中貴戚室

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

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言牢

皆搜索取之也一日半灑也 人情崩恐不保

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靈帝 卓悉取藏中珍

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

死群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城時

人會於社下悉令就輅之駕其車重載其婦

女以頭繫車轆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

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入鍾虞飛廉銅馬

之屬以充鑄焉鍾虞以銅為之故真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虞前書音義曰

虞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之附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文帝永平

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

者也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蘭楯卓亦

取之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

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內外無輪郭不磨鑿

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輔

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

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世長樂宮中大夏殿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

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

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

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乃

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秘侍中汝南伍瓊英雄

作秘字仲遠武威人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書

瓊字德瑜秘音秘長吏何顥等以處士荀爽為司

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

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

英雄記馥字文蔚潁川人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吳志曰劉岱字

公山東萊牟平人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英雄記伷

列春秋伷為曹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獻帝春秋咨

堅所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

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

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秘陰為內主初靈

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

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為白波

賊眾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

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

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

得而伍瓊周秘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

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

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秘

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

事也請以不及為罪○劉放曰按文當云請

倒以卓既殺瓊秘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為光

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謂時日吉便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踏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子遺劉放日官府居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

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與戰

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烹之卓所得義兵

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

河南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屯

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

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

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入梁縣屬河南郡今汝

州縣也陽人聚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

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卓以東

郡太守胡軫為大都督呂布為騎督軫性急
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青綬乃整齊耳布
等惡之宣言相警云賊至軍衆大亂奔走
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

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

距洛九十里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八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

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卓自出與堅戰於諸

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洛

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案文少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掃除

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

閉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

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說文曰驚愚也音都降反諸

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

郎將段熲屯華陰典畧曰熲在華陰特修農事天子東遷熲迎貢饋周

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熲音一回反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

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

使光祿勳宣璠璠音煩又音甫表反持節拜卓為太師

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

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轡時入

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

金華以金為飾車也

者蓋弓頭為爪形也輻音甫表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曰輻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輻竿摩謂相逼迫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摩

以弟曼為左將軍封鄆侯兄子璜為侍中中

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

其子孫雖在髡齒男皆封侯女為邑君數與

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

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

塢今按塢舊基高一丈積穀為三十年儲自

塢周迴一里一百步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常至

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卓施

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

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

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閒會者戰慄亡失匕

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

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

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

與袁術交通遂答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

温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温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温參軍勸温陳兵斬之温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為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賈期後至穰苴斬以徇三軍鄆魏絳戮楊干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公弟會諸侯於曲梁楊干亂行音綃魏絳戮其僕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魏絳戮其僕事在左傳

温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温字伯

慎漢官儀曰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

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越騎校尉

汝南伍孚射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

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

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

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

孚而大詬詬罵也音訖豆反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

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磔裂之也音丁格反獻帝春秋磔

車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

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車亭侯萌字有人

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作詩贈萌

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

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為呂字將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

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

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

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

屯衛周匝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

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

尉李肅獻帝記曰肅呂布同郡人也與布同心勇士十餘

人偽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

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

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

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

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趣音促九

列春秋曰布素使秦謂陳衛李黑等偽作官門衛士持長戟卓到宮明黑等以長戟使又

卓車或又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主簿田

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

儀九州春秋儀字作景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

馳齋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

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

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曼

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每九年

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時斬首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

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

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

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

八九萬斤錦綺續縠素奇玩積如丘山初

卓以牛輔子婿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

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英雄記惟北地人劉文獻帝紀曰惟

字維然汜張掖人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雋於

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

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

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

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齋金寶踰城走

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

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
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
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文計放之
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勒有詣
長安催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
人并列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
牛輔既敗眾無所依欲各散去催等恐乃先
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可
再赦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武威
人賈詡時在催軍說之魏志曰卓之入洛陽
謝以太尉掾為平津
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詡
在輔軍輔既死故詡在催軍曰聞長安中議

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棄車單行則一亭長
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
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
後也催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救我我當
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剋則得天下矣不剋則
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眾以
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
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九
春秋曰胡文才揚整脩皆涼州人王允素所
不善也及李催之叛乃召文才整脩使東時

喻之不假借以温顏謂曰關東鼠子欲河榮

為乎卿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榮

戰死軫以衆降催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

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表宏記曰

殺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

叟兵內反漢代謂蜀為叟引催衆得入城潰

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

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三

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於是大赦天下李催郭

汜樊稠等皆為將軍表崧書曰允謂催等曰

臣無作威作福將軍乃

放縱欲何為乎惟等不應自拜署催為揚武

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也

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

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催等葬董卓於郿

井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

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帝

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村出

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出者二四

冢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又風雨益催又遷

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

稠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催汜

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為左馮翊
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
止更以為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
餘日漂没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
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為催所枉
繫者催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
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
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寬
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

遂馬騰共謀山東

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為天水蘭干尉失官遂留隴西與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取羌女生騰

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

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催不獲而怒遂與侍中

馬宇右中郎將劉範焉之前涼州刺史种邵

中郎將杜稟

獻帝紀曰稟與賈詡有隙脅扶風吏人為騰守槐里欲共攻催

惟今樊稠及兄子利殺萬人攻合兵攻催連圍槐里夜梯城陷斬稟梟首

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眾來欲和騰催既而

復與騰合催使兄子利共郭況樊稠與騰等

戰於長平觀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

里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

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入語稠曰

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列里今雖小違要當

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也駢並笑語

良以軍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

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

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帝

起苦注曰催等各欲用其所舉若壹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

從催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時長安中盜賊不禁

白日虜掠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

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

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啖音徒白

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聞出太

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

賦卹有虛賦布也卹憂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

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

以下皆詣省閣○劉放口案文閣當作閣閣門也謝奏收侯

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
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
獻帝紀曰催見稠果勇而得衆心疾害之醉
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
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埋兵相攻袁
宏
記曰李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
與催婢妾私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
送饋汜妻乃以鼓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列
來黨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日一柶不泔雄我
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請汜大醉汜
疑催藥之紋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猜疑
也
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催忍
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

使兄子暹音纖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

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

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

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從

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

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

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汜不

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閒事奈

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

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
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矣
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催將張苞張龍謀誅
催汜將兵夜攻催門候開門內汜兵
苞等燒屋火不熱汜兵弓弩又貫催耳催將
並發矢及天子樓幃簾中
揚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眾乃
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
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催令
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
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
禁方不得由市困乏使就催索粳米五斛牛
骨五具欲為食賜官人左右催不與米取久

牛肉牛骨給皆已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

臭蟲不可啖食池陽縣故城在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

城今涇陽縣西北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催汜酈

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郭多盜

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

略士眾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

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汜一名多

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

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

酈得以免，催乃自為大司馬。

獻帝起居注曰：催性喜鬼怪，左

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

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

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祀之。天子使

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催為大司馬。在三公

之右，催自以為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

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

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鮮二人仍欲遷帝權。

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求東歸。

十反乃許。袁宏記曰：濟使太官令孫車駕即

日發邁。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

非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

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

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却何敢迫近？至

尊邪？汜等兵乃却。既度橋，士衆咸稱萬歲。李

催出屯曹陽，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

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

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蜀志

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承靈帝母太后之姪。汜等並侍送乘輿，汜

遂復欲脅帝。

幸郿，定奉承不聽。

汜恐變生，乃

棄軍還就李催。

車駕進至華陰。

帝紀曰：帝

溥，喻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

日，卿真庸人，賤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

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寧輯將

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意乃少喻。

寧輯將

寧輯將

寧輯將

寧輯將

寧輯將

寧輯將

寧輯將

寧輯將

寧輯將

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
其營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煨欲反乃攻其
營十餘日不下袁宏記曰煨與楊定有隙煨
迎乘輿不取下馬揖馬上侍
中种輯素與定親入言曰段煨欲反上曰煨
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
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煨不反臣等
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揚定言曰郭
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煨營天子信
之遂露次於道南奉承定等功也而煨猶
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
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揚
定為汜所遮亡奔荆列而張濟與揚奉董承

不相平乃反合催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
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稱數皆
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獻
帝
傳曰掠婦女衣被遲違不時解卸斫刺之有
髮髮者斫取凍死及嬰兒隨流而浮者寒水
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
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
賊子未有如汝者催使殺之袁宏書曰俊年
二十其督戰
此言寶負其
屍而瘞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催等
與連和而密遣閒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
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
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
才揚奉韓暹去卑爲後距催等復來戰奉等
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
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虜
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
議過河表宏紀曰催泥統營叫呼吏士失色
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
過砥柱出盟津揚旆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
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登宗正劉艾亦

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河師猶
時有傾危况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
使李

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

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縋音直類反餘人

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

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

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貴人

人名都常山太守泓之女也見獻帝起居注楊彪董承及后父執

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催兵所掠

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太陽止於人家太陽屬

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大河之陽也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二州記曰傳巖在其界今

尚存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

楊魏志曰揚李維叔雲中人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

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

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鎮北將軍見

同歲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揚為安國將軍皆

假節開府其壘壁群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

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群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遣

婢詣省或問賚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

閤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催

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

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

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强者四

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閒關中無復人跡建安

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

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

揚安殿張揚以為已功故因以揚名殿獻帝起居

注曰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際拾撫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金無足觀也

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自用之貌睢音火季反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

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

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儁

為弘農太守表宏紀曰詩議郎侯祈尚書馮

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冲种輯尚書

僕射鍾繇尚書郭溥御史中丞董芳彭城相

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

德趙廷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

為弘農太守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

揚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

曰車駕出洛陽自轅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車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揚徐閉明年左將

大敗之

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為人所

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欲歸并州為張宣所殺胡才李樂

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

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

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熲等

討李傕夷三族典畧曰傕頭至以段熲為安

南將軍封閩鄉侯閩鄉今隗列縣也說文四

年張楊為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之圍布楊欲

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以董承為車

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

已百官備負而已帝忌操專偏乃密詔董承

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

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

种輯議即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

所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平

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閒為亂七年

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

段熲為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槐

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

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擊破之遂超敗

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太僕

子也弟誕魏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

破超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以

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弟嵩

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

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

屯歷城阜少長詣敎家見敎母說前在冀中

待事歎歎悲甚敎曰何為耳阜曰守城不能

完若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特敎

毋慨然勅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

歷城得叙母罵之曰若其父之逆子弑君之

祭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

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季死者七十人超

遂南奔張魯劉欽曰注阜少長詣敎家又

云得叙母罵之曰案此言阜自少長於敎家

後人不曉妄加一諸字下文少敎母二字

超奔漢中降劉備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

書請降備遣迎超將兵徑到韓遂走金城荒

中為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枹罕自

稱河首平漢王建以居河上流署置百官三

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

平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為征西

論曰董卓初以媿闕為情詩大雅曰關如媿

也貌因遭崩剝之勢剝猶削也左傳曰天實剝亂故得蹈藉

繇倫毀裂畿服繇常也倫理也書云我不

也冕畿謂王畿也夫以剗肝斮趾之性剗剗也斮斮也

剔孕婦剖比干之心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

猶折意縉紳逢疑陵奪折屈也謂忍性屈情

荀爽尚有盜竊之道焉莊子曰盜亦有道乎

等曰何適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

者不備而能成大盜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殘寇

謂惟崐岡之火自茲而焚書曰火炎崐版蕩

之篇於焉而極詩小雅曰上帝版版下人卒

言厲王為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

多碎鄭玄注云蕩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左傳

生實難其有天地之不仁甚矣老子曰天地

不獲死乎為芻

糞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

五陰元元一元之中有九度陽元過剝成災

易曰大過棟橈李末弱也董卓滔天干逆三

才滔漫也尚書方夏崩沸詩小雅云百川沸
騰山冢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侵遂廣左傳曰多
卒崩行無禮必自及也矢延王輅兵纏魏象禮巾車氏掌
也也區服傾回人神波蕩也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張卓校正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范曄後漢書七十三

劉虞傳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謝承書曰虞父舒

經東海王恭之後○劉放祖父嘉光祿勳冀

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

鮮卑烏桓吏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

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

作亂攻破冀列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塗

以疏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
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沛縣
皆畔還本國前書音茂曰牢買直也前中山
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
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
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
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以起兵庶幾
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
入共連盟攻剽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

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

揚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

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今平州

舉稱天子純構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

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勅公卿奉迎純又

使烏桓峭王等

峭音七笑反

步騎五萬入青冀二

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

素著恩績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

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

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

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
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及董
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
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
竟不得達スラフモトヨリ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
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
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
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
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

萬口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
遷徙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
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
焉夙猶也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
但務會徒眾以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
百姓而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
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
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時獻
十歲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

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歧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歧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

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吾彼重恩

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列郡宜共戮力文說

日戮力并力也左傳曰戮力同心音力凋反又音六

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

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

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疇字子

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為從事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眾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剛登白

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

勦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惲

龍塞以易賞祿哉蒙險開行奉使長安獻

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

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

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賀和使報虞遣

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

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

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

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

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

武黷猶慢也數也尚日慮得志不可復制固

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

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胡夷當音丁瓚數

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

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

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

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虞數請瓚輒稱病不

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

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

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

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

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

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

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

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

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入者也虞

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

餘人殺一伯珪而已特州從事公孫紀者瓚
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
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
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勅不聽焚燒急
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
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
縣屬上谷瓚進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
郡有關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
增虞封邑督六列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

節督幽并司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
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
為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勢炎盛遂
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
之尾敦姓名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
眾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以
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
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
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傳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又

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為郡小吏為入美

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

曲畧曰瓚性辯慧自白事常兼數曹無有

忘太守竒其才以女妻之

魏志曰侯太

後從

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計

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

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

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

辭先人酌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

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

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

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

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

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

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

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

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賊中邊會烏桓

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
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立力居
等寇漁陽河開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
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虜遂大
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
無繼反爲立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
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楯力戰不敵乃
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阮死者
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劉放曰案遠當作還詔

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
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劉放曰案驚當作警
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
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
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
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
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
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掃滅烏桓而劉虞欲
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

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
步騎一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
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
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
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
勝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
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
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
擊袁紹將周昕越爲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

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槃即爾雅九河

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義以來君

臣道著張禮以導入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
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
行浮薄昔爲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
輔朝謂何紹不能舉直措枉而專爲邪媚招
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今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

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令武猛都
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爲賊於河內稱黑山伯
上事以誅忠等爲辭燒平陰董卓造爲亂始

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
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傳音丁逃竄逃
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勃海
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
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
囚杜預曰纍繫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
曰纍斃踏也董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紹叔
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
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
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為不急割
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為痛怨莫不咨嗟紹罪

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列矯刻金玉以為印
璽每有所下輒皂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
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皂囊說文曰昔亡新

僭侈漸以即真亡新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
也詩曰職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星
為亂階紹罪六也紹與故虎

者善星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
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

牙都尉劉勲首共造兵勲降服張楊累有功
効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

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

紹以貪恹恹音力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

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桓公

幼而貴隱公長而卑子紹母親為傅婢地實

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

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

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

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

得深入使董卓以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

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

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

之盟始也晉文為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於鄭晉文

公重耳為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

靈茅以供桑祀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伐楚

責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饋酒

寡人誅曹衛以章無禮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

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

臣雖闖茸名非先賢蒙彼朝恩負荷重任

職在鈇鉞奉辭伐罪鈇音方于反莖輒與諸

將列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尚書

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庶績桓文忠誠之効遂舉兵攻

紹於是冀列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所佩

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

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

其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

令與紹大戰於界橋橋名解見獻帝紀瓚軍敗還薊

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

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水在

幽州歸義縣界自揚列道縣界流入大破其眾死者七八千人

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

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

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

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紹乃遣

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

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

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

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

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
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乃
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
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列兵欲共報瓚輔以
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
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
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
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
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
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名格斬首二萬

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
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衆數千人退
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
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
必報列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
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
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
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
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

爲門之門亦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
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
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踈遠
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
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
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
麾可定九列春秋曰瓚曰始天至於今日兵
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
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即櫓

櫓字見說文釋名曰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

櫓露也上無覆屋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

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

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

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

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

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

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曰蹙

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

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
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
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
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
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危歸入瀋水
陵高瀋音丑六反喻急也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
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
於北隰之中下滋曰隰起火為應吾當自內出奮
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

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候者得此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
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
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
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
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
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
屠各所殺屠各胡號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
其眾歸曹操操以輔為度遼將軍封都亭侯

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既為紹所敗人眾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眾詣鄴降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曹皆生長脂腴不知稼

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未聞焉前

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之謂歟故論引焉劉虞守道慕

名以忠厚自牧牧養也易曰美哉乎季漢之

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閒同情共力糾入完聚

稽保燕薊之饒糾收也○劉放曰糾人完聚

當有一繕兵昭武繕修也左傳以臨群雄之

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

有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

陶謙傳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

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

蒼梧太守同縣甘公由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

兒邀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少為諸生

仕列郡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徐紘

謙取為之屈肯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般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

人勝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

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

走之境内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

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開行奉貢

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

溧陽今宣州縣也溧音栗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差豐

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

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踈出為廣

陵太守謝承書曰謙奏昱曹宏等讒慝小人

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

閻宜自稱天子○劉放曰案紀作關宜仍云

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并其眾初曹操父

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縣名屬東海

州丞縣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

曹操擊謙破彭城傳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陽也楚宣王

滅宋故曰傳陽故城謙退保郟操攻之不能

在今沂州丞縣南

亮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取慮者伏間縣

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列下邳縣西南睢陵縣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

為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

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也本傳曰門官殲焉

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

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

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初同郡人笮融笮音

側格聚眾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

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

解見西羌傳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

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

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

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又曹操擊謙徐

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

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

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

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為揚州刺史劉繇

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昱子元達琅邪人
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入
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爲方正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也勵勉仁能洽下忠
以衛國伯珪踈獷武才趨猛趨音去驕反虞好無
終紹勢難並徐方殲耗實護爲梗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張桌校正

